

注射、电击、羞辱

中国跨性别少女遭遇“性别扭转治疗”

刚满18岁的朱亦，下课后匆匆打车去买了一个水果蛋糕回教室。朱亦的班主任和室友在黑暗中围着蛋糕，等待朱亦许下愿望。他们并非对朱亦那个未说出口的生日愿望一无所知。大约两年前，她先是告知了家长，而后在社交平台上“出柜”，宣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

“我只是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

《中国慈善家》22日综合报道，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性别的人。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变成一个女孩子。她并不认同自己身份证上的那个“男”，而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就在朱亦出柜的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将“性别认同障碍/性别焦虑”(中文又称“易性症”)从“精神障碍”部分除名。同年，中国卫健委印发ICD-11，要求积极推进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

朱亦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早年去世了，经商的母亲独自抚养朱亦和妹妹。在记忆里，她幼儿园时期就喜欢看女孩看的动画片，用粉色的书包、粉色的文具，“被人问到长大想干什么，我都会说当魔法少女”。

儿时这些话只是被大人视为童言无忌。小学后，她依旧性格柔弱，“经常哭，像个女生”，因此时常被父亲责打、被班主任体罚。从一次又一次的规训中，她知道了什么是“正确”与禁忌，学会压抑自己，并像别人眼中的正常男孩一样增大食量、努力运动，“求生欲让我明白，装成男的是对的”。

回想起来，她一直有想要变成女生的倾向，但就连面对自己都难以坦诚。同时，她开始真切地察觉到自己对男孩的情愫、对女装的喜悦，以及对自身男性身体的厌恶。她初二开始患上抑郁症，而后病情加重，常流泪至深夜，反复纠结“假如我出生就是女孩子，那该有多好”。她多次去做心理咨询，但心理咨询师也未察觉到这是性别焦虑。

朱亦的痛苦并不是跨性别群



体中的个例。根据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2060份有效问卷显示，将近67.6%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对青春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

转机出现在高中。一线城市国际学校的开放风气让她有了性别平等、勇敢表达的观念，同时压抑之下她的抑郁情绪愈发严重。2018年，她宣布“出柜”了，成为学校里唯一一个公开身份的跨性别者。年轻而观念开放的老师、友好的同学，以及教学区两个独立的无性别卫生间，大大减少了她作为跨性别者在生活上的阻力。她感到被尊重、理解和支持，医院抑郁测试的结果表明，她的抑郁症由中度转为轻度。

朱亦开始相信，她只是一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子，“相信最终我的雄化症会被治好的”。

母亲带她进行“性别扭转治疗”

对于孩子的性别表达，朱亦母亲起初不置可否，甚至偶尔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但情况在2019年下半年发生了转变。妈妈开始联系僧人给朱亦的房间“调风水”；向亲戚们控诉朱亦有多么“不正常”；今年寒假开始后，妈妈终于要求朱亦去一家当地的私立中医院进行“性别扭转治疗”。

18岁的朱亦在许下生日愿望的那一刻从未想到，接下来等待她的是一段残酷的性别扭转治疗，包括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

由等，而主导者正是自己的母亲。

性别扭转治疗，通常指对跨性别者进行强制扭转治疗，以解决跨性别者不符合原生性别认同或性取向问题的治疗。

朱亦曾离家出走，但都被妈妈找到“押送”回家，并送到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每日的“治疗”包括注射三瓶中中药注射剂。后来，又换成了“脑循环治疗”，即使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

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朱亦吼道“你是男的女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啊？”持续的指责和斥骂让朱亦情绪崩溃。

趁大人们不注意，朱亦用手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朋友为她发布了求助微博。

从下午到夜幕降临，朱亦在医生的羞辱、威胁和恐吓中度过。当晚，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朱亦和一个“壮汉”同住一个房间。次日，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4000多次，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来，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续治疗的要求。

“姐姐”们比母亲更像家人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

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小有说话口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轻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今年4月，通过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

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

困境：中国针对的跨性别者的保护还不完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6年成立“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据该团队成员、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潘柏林介绍，该团队集结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医生，每周接诊跨性别者10至20位，年龄在15至30岁居多。

基于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指南，该团队总结出一套针对跨性别者的序列治疗步骤，也称“性别工程”，分为心理咨询服务、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三个阶段。而无论哪一个步骤，目的都在于帮助跨性别者实现他们的性别认同，缓解他们的性别焦虑状况。

关于激素治疗，邸晓兰直言，中国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南，一旦医生开具激素后跨儿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医生可能就要负法律责任。

对于为跨性别者开具“易性症”证明，邸晓兰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这不属于精神科疾病，就像一个人去垫鼻子整容，是他自己的事，不需要精神科证明。”

而根据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刘明辉的研究，中国的法律并未禁止对跨性别者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强制矫正行为。她在《中国妇女报》发文称：“现实中存在的使用电击等扭转治疗手段伤害跨性别者身心的现象亟待消除。根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我们希望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文，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对跨性别者的强制矫正，禁止心理咨询师损害所有性少数群体的人格尊严。”

朱亦无法原谅母亲对自己的伤害。6月开学后，她的情绪好转了许多，但暑假快到来的时候，母亲又在短信中提到，河北有一家可以做扭转治疗的医院。为此，朱亦又开始日夜忧惧。

如今，她很少回妈妈的短信。有时候，妈妈在短信里会说，“妈妈爱你”。这让朱亦的心情五味杂陈，她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回复，“我也爱你”。

警惕！有人非法搜集倒卖微信群二维码

不法分子利用二维码进群后实施诈骗或洗钱

“史上最便宜甩货，不买就亏了”“线上兼职，日赚800块”……近来，一些网民发现，有人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群，发出各种诱惑性广告，引导群内成员购物或通过指定的转账操作牟利。记者调查发现，微信群的二维码在网上被倒卖，一些不法分子借此实施诈骗或洗钱。

骗子冒充老师入群“作妖”

“全体成员，现在学校推出一款补习资料，主要补习语数外三个重要科目，一共三套资料，还有专业老师网上辅导，资料费共计180元。请家长们发红包到群里，备注好小孩姓名。”今年5月，在福建省安溪某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上述通知，19名家长陆续交了“资料费”后发现受骗报警。

办案民警王槐宗介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据交代，他通过在网上购买微信群二维码进群，伪装成“数学老师”。“他在潜

伏过程中‘学习’群内老师的语言风格，并采用同样的头像、昵称对家长进行诈骗。”

微信团队接受采访时表示，恶意倒卖微信群二维码、进群骚扰正常微信用户的恶意团伙，一直是打击重点对象。微信曾在去年发布提醒，有不法分子租用他人提供的微信群二维码，将违法犯罪的赃款分批少量洗白。有用户受“网络兼职赚佣金”的广告诱惑，按要求创建微信群，而后将群二维码传给中介；中介将二维码提供给网络黑产参与者。黑产参与者在群内发放一定金额的红包，参与“兼职”的群成员将红包提现后转账到指定账户，完成任务并领取佣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示，这种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转移资金并收取高额“佣金”的行为，涉嫌洗钱。

明码标价兜售并“包教会”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台成为微信群二维码买卖集散地，一些网络社群不仅兜售非法搜集二维码的工具，还提供“包教会”服务。

搜索“群二维码”，可以发现不少以“微信群活码”“微信群二维码分享”为名的QQ群，正在兜售涉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微信群二维码，这些群动辄有一两百人。

记者联系多名卖家，交钱后被拉入相关微信群。一个随机发现的群二维码价格为0.3元至0.5元，而一个指定的群二维码价格为2元一个。在另外一些社交或购物平台，同样存在倒卖微信群二维码的情况。一些卖家以“每天更新500个群二维码”“二维码活码无限量生成”等方式招徕顾客。此外，还有人发布求购xx楼盘业主群、xx牌车友群二维码的信息。

同时，一些人出售微信群二维码“爬虫软件”牟利。一名卖家

在网上向记者推荐一款软件，该软件月费189元，用户可自行添加关键词，抓取网站、微博、贴吧、公众号等平台中的微信群二维码，并提供智能检测真伪、过滤重复码等功能。记者在卖家指定的平台分别输入“网约车群”“业主群”等关键词，不到5分钟就输出227个微信群二维码。一个卖家说：“有了软件，你也可以去做卖微信群二维码的生意。”此外，还有一些网站公开提供相关教程。

恶意进群者将被封号

多地公安机关的办案民警表示，微信群是熟人社交平台，群内人员相互信任度高，对营销中隐藏的不法行为缺乏警惕性，必须高度重视，加大对犯罪团伙的打击力度。

微信团队表示，对于微信群中的网络欺诈行为，已经上线了专项打击、预警提醒、宣传教育等多项措施，对于恶意进群人员进行封号打击，开发的提醒功能可

以将其一键踢出，并支持用户对群二维码进行失效操作。

据悉，购买二维码的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扫描方式入群。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提出，当前微信群扫描二维码入群的群成员身份无须审核，建议平台提高入群门槛，设置为“须由群主或管理员审核”，避免不法分子通过群二维码“混入”群组。

专家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惩治贩卖二维码行为。

高艳东主任建议，目前买卖二维码通常都是用来实施犯罪行为的，可以考虑适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关规定进行惩处。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从源头上取缔非法获取微信群二维码的渠道，各个平台应该通过相关的技术手段对此类交易进行整治。